

中學叢書

中學生理學

中學叢書

謝冰瑩女士著

中學生小說

上海中學生書局版

中學學生文學讀本

蔡元培題 柳亞子校 洪超編
 本書係編者本過去中學教學經驗，廣收當代著名作家的代表再，嚴格編選而成。全書編制，共分六冊，一、散文集；二、應用文集；三、小品文集；四、創作小說集；五、翻譯小說集；六、詩歌戲曲集。這樣編制，一方既便於各校採作正式課本，同時又能適合自修者的需要。全書六冊，每冊實價一元。

中學生小說

實價大洋六角

著者 謝冰

燃

出版者 中學生書局

印刷者 中央興記印刷所

上海新聞路斯文里

發行者 中學生書局

上海四馬路五五二

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
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四月出版



(一)

是初秋的早晨。

國材剛從一個甜美的夢境醒來，看看睡在他身旁的以仁態度非常恬靜，面孔完全像少女般的白嫩，最美的是他的嘴唇的鮮紅和均勻的呼吸的起伏。

國材忘記了以仁是個男性，他以爲睡在這床上的是梅英，於是熱烈地在他嘴上吻了一下。

「噏，幹嗎？」

以仁驚醒了，當他打開眼睛望到國材的身子壓住了自己的腹部時，他不覺害羞得兩頰通紅。

——這玫瑰般的兩頰啊

國材又在他右臉上吻了一下，他內心燃燒着熊熊的愛火，他恨不得一口吞下了以仁。

『以仁，爲什麼你今天特別美，我同你相處了四年，同床也有半年了，但從來沒有見到你像今早一般美的，你的美在以前藏到什麼地方去了呢？』

國材帶着玩皮的語氣這樣微笑着問以仁，以仁只是睜着兩個圓黑的大眼珠罵了一聲：

『碰鬼，你不要認錯了，我不是你的梅英呀！』

『呵，要是她，我怎麼敢這樣呀！』

國材鬆開抱着以仁的手，跳下床來拖着拖鞋走到操坪轉角的W·O·去小便，猛然毛毛雨洒在他的臉上，他跑了一圈又走回來，床上的以仁又閉上眼睛了，但並沒有睡覺。

『你不要鬧，讓我再睡一下好嗎？』他帶着懇求的語氣望了國材一眼。

「你睡吧，我再不敢有什麼非法的舉動了。」以仁聽到「非法」兩字微微笑了一笑，其實他的心內是多麼愛國材呵。

國材坐在椅子上兩眼望着灰暗的天空發呆。雲是淺灰色，象徵着人生之黯淡與淒涼。

——他媽的，今天該不下大雨吧？

他的眼睛觸着擺在桌上的一張印着「師大附中」的信箋上了，迅速地他又拿起來讀了一遍：

「材：乒乓球一個，拍子一對，托李君帶上，明天下午如果你沒有事，三四點鐘的時候，我會和芝華來找你們比賽網球。

『快開學了，你要好好地預備功課呵！

英 八月卅日下午二時

國材看完信後，馬上將信紙握做一團。他不是像平常一般將這紙團丟在地

下或者字紙箋，而是將他塞在嘴內。

——快不要傻了，她的筆跡多麼寶貴呵：我應該好好地珍藏着，每次吃掉不是永遠留不住她的一個字跡嗎？

他記起那次吃信墨弄在舌頭上引得同學看見了都哈哈大笑的故事來，於是重新看了一遍後貼好放在抽屜裏。

『下午二三時。』他自言自語地吐出了這幾個字。

——究竟是二時還是三時？她素來說話沒有一個肯定的語氣，也許是女兒家故意如此捉弄人，或者梅英更是特地難爲我，所以每次總沒有一定的時間，說話也總是拖泥帶水不像我們男人一般痛快。唉！我真不懂女人的心理是怎麼的？

國材想到這裏，猛然抬起頭來望見壁上的日曆還是八月廿九日，於是撕下了一張，在卅日下面做了一個 P.M. 2—3 的 Mark，他想假若有人看到了而問

我這是什麼意思時，我一定很驕傲地告訴他：『這個時候梅英來和我比賽網球。』沒有人見到也給我自己留下了一個紀念。

他微笑了，想到梅英，活潑美麗的梅英會來，他微笑了。

(11)

以仁又提起上學期考試的成績來，這使國材異常難過。

『小王，這學期你真要用功才行，不然，的確有留級的危險。』

『可不是嗎？那次要不是你替我 Pass，早已不能和你在一班了。』國材羞答答的神態，正像初出水的荷芙一般美麗。

他隨即翻開一本初等代數在練習本上寫下了 Exercise III

『喂，以仁，今天下午你不出去好嗎？梅英和芝華她們會來和我們打網球，就來一下吧。』他放下筆了，以仁知道他是心不在焉地做着敷衍朋友欺騙自己的工作。

『你和她們打吧，我要去會一個朋友。』

『上午去不好嗎？』

『上午要讀英文。』

『又不是趕考，忙什麼？』

『喝，你不知道只有四天就開課了嗎？劉先生在上期最後一次說開學就要考試我們一下，看我們回去了是否翻了書本沒有。』

『那才倒霉！』國材睜大了眼叫了起來。『我從來沒有想到過在暑假還要讀書，管他，痛快地玩幾天吧。』

『得了，你那天不是玩！』

以仁的話帶着惡意的譏諷，這使得國材發怒起來，『玩就玩，干你什麼事！』

『雖然不干我什麼事，可是因為你是我的一個朋友，所以我忠告你一下。』

「……」

國材低下頭了，他很慚愧地懊悔自己說話太孟浪，他是好意督促我讀書，爲什麼不聽他的話反而以爲他侮辱了我而埋怨他呢？他的確是我的益友，要不是他常常規勸我用功不讓我去看電影，打麻雀，我還不知墮落到什麼地步呢？

……

他想起了「人非聖人，孰能無過，過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」的句子來，馬上恢復了原態，他照着習題上的秩序寫了下去。

「小王，在家嗎！」

「誰？我在家。」

走進來的是同班的劉子君，一個綽號玩皮大王的籃球選手。

「小王，我們今天去看一中與北師的隊球比賽好不好？」

「不好，我有事。」

『什麼事？』

『我要習算題，還想做英文練習。』

『喝，你這樣用起功來了嗎？了不得！你想要文武雙全，畢業時得個第一嗎？』
『子君拍着國材的肩如此笑嘻嘻地說着。』

『那里？你不知道我上期的成績更壞，險些兒要降級了！』

『我不也是一樣嗎？除了體育而外，什麼都沒有滿七十分的，真糟糕！』

『對不起，下午你一個人去吧，我真不能陪你去。』
『國材故意做出兩眼注視書本的樣子，這使子君很慚愧的走了。』

『那麼，我也不去了。』
『臨走時子君說了一聲。以仁完全了解國材的心理，他知道國材的不去看隊球比賽，絕不是爲了什麼習算題做英文練習，而是爲了等待梅英的來。』

『好好地做點事吧，我到教室讀英文去了。』
『以仁看到他的練習本上還只

抄下了兩個題目故意瞟了他一眼，給他個暗示。

以仁去了。

——呵，隊球比賽，爲什麼我不和子君去看呢？也許梅英去了，我不是可以早點見到她嗎？而且看到十二點時我和她吃飯去，吃了就一同回到我們學校來打球多好：去，決定找子君同去，橫豎以仁要到吃飯後才進寢室，說不定那時我已回來了，即使沒回，也沒有關係。自己做事顧到人家幹嗎？

他決定去找子君，而且想好了對子君說的一段話——因爲以仁要我陪他去東安市場買襪子，我拒絕了他，所以不好和你去看比賽，現在他不在家，我可同你去。

他的確這樣說了，子君自然相信，於是穿好衣服，兩人很快樂地走到青年會的操場。

緊要啓事：

本日上午十時北師與一中，
隊球比賽，因天雨改期，特
此通知，祈來賓原諒，

八月卅日

『到霉，下這一點雨怕什麼？他們這些王八們，真不中用！』國材氣憤憤地握着拳頭，恨不得一拳打碎了這佈告牌子。

『白跑一趟，他媽的。』

他倆真是一對，常常罵些野蠻鄙俗的話，子君更厲害，要不是知道他脾氣的人，簡直要罵他流氓。

在細雨濛濛中，他們悵悵地走回了自己的學校。

國材看了半個鐘頭的愛之渦流後，倒在床上睡覺了，一直睡到以仁來喊他

吃飯時才醒。

好容易三點鐘來到，梅英和芝華打着雨傘走來了。

『小姐們何珊珊其來遲！』國材喜得眉開眼笑，忙搬好橙子後又去倒茶。

『不要客氣，我們常來的。』

『那里常來，稀客，稀客。』

以仁還沒有走，和女同學交際他也有相當的經驗，而且比起國材那種淺薄，浮躁來要高明得多。他出外去買了瓜子和花生糖來大家很快樂地吃着。

『你們真用功！』梅英望着桌上打開着的代數和床上的書微笑着說。

『那里，不過在無聊時隨便翻一翻。』

他們隨便談着，瓜子快吃完了。

『怎麼？我們還打不打球？』國材的話頭轉向今天的問題。

『打什麼球？』梅英故意問。

「不是約好了我們四個人比賽網球的嗎？」說四個人時他有意瞞了以仁和芝華一眼，這時芝華很不好意思低下頭來，梅英也臉紅了。

「下雨怎麼辦呢？」梅英的聲音嬌滴而溫柔，真像黃鶯般婉轉。

「我們比賽乒乓球吧。」到是芝華聰明，她很快解決了這個難題。

「好的，我們就去吧！」國材做着開步走的姿勢。

大家都站了起來。

「對不起，我不能陪你們了。」以仁拿着一本用報紙包着的書往外跑。

「怎麼？往那里去？」大家不約而同地問他。

「看一位朋友。」

「不去不可以嗎？」這是梅英的聲音。

「不可以，我早已約好了的。」

「晚點去不可以嗎？還只有三點呢。」國材拉着以仁的手，意思是在挽留